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六十一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三

鄉飲酒義

鄉飲酒者謂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也孔氏疏謂此篇
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
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
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此鄉飲酒之
義說儀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
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
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
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

此言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
曰序解爵也既盡也鄉飲酒之為義方賓之未入主

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既入賓主三揖而后至於階
三讓而后升於堂所以致其尊與讓也主人將獻賓
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賓至升堂主
人於阼階拜至主人洗爵賓於西階拜洗主人獻爵
賓於西階拜受主於阼階拜送賓既卒爵而又拜既
所以致其敬也尊讓絜敬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
蓋人之禍常生於爭與慢之心惟君子尊讓則相從
以義而不爭絜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慢不慢不爭則

禮行而成俗不至求勝以力取給以言而遠於鬪辨
矣不鬪辨則各安其分而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
以免於人禍之道也案主人孔疏謂是鄉大夫故迎
賓於庠門外若州射黨祭則州長黨正為主迎賓於
序門外矣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二也當碑揖
三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
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

當東祭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此言主人事實之義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或曰鄉人之秀者為士有德有位者為君子尊酒尊也洗器名盛盥洗水者榮屋翼也故聖人制為鄉飲酒之禮非徒尚繁文而必以其道凡鄉人士君子之飲酒設尊於東房以西室戶以東而居賓主之中者示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彼此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尊之西

者以地道尚右貴其質素也羞之出自東房者以主
位在東示為賓而供之也設洗於庭而當屋之東翼
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所以自致其絜而以事
賓也鄭注云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孔
疏云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案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
夫館於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則
大夫士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鄉飲酒禮賓席牖
前南面三賓席在賓西皆南面賓已在西北三賓又

在賓西明是有右房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此言賓主介僎取法之義也介輔賓者僎輔主人者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為大辰理或然也賓以致其尊主以致其養所以象天地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所以象陰陽也三賓為衆賓之長所以象三光也主之讓賓而

至三也所以象月之望後三日因明之相讓而成魄也賓主介僎為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也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鄭注古文禮僎皆作遵案儀禮賓若有尊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觶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注誤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
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
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
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
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
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
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此申言坐次象四時之義也聖通明也坐之所以象

四時者以在天為四時而在地則為四方也天地嚴
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於時為秋冬此天地
之尊嚴氣也尊嚴所以為義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
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於時為春夏此天
地之盛德氣也盛德所以為仁此天地之仁氣也惟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
蓋以賓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接人以義者也故坐
於西北主人者飲之以酒食之以羞接人以仁以德

為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夫仁義相接如此是賓主各有其事俎豆又各有其
數而於禮義所在通貫顯明曰聖聖既立制而將之
以敬曰禮禮行而體乎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雖不能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
亦將以得於身也是故聖人必務而行焉張子曰坐
有四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於敬
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

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案設席之次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僕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有尊則在賓東皆南面張子所謂賓主不相對坐也後世賓東南面主西北面側席相向非是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此言升席降席之義也濟濟於齒也啐飲酒入口也席末席西頭也致實盡酒也酒為解中之實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者敬主之禮也濟俎上之肺者嘗主之禮也啐解中之酒者成主之禮也而於席之末蓋言是席之正非專以為飲食也為行禮也祭酒與濟肺以表敬而在席中啐酒以入口而

在席末此所以明其貴禮而賤財也卒解則盡其實
矣而必遠在西階之上者蓋言是席之上非專以為
飲食也祭與濟皆在席中啐猶在席末盡酒則獨在
西階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咸興
於敬讓而不爭矣案儀禮濟肺先祭酒後此稍異者
取便文也周禮重肺祭必先肺濟肺則徧嘗可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言坐立豆數之義也孝者之孝當作教鄉飲酒之
禮六十者則坐於堂上五十者則立侍於堂下以聽
政令役使之事所以明其尊乎長也六十者則三豆
七十者則四豆八十者則五豆九十者則六豆所以

明其養乎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而孝於親弟於長民皆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而后教以成教成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后國可安也夫君子之所謂教者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唯合聚之於鄉射教之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於以成立矣案此於儀禮無見鄭注謂是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其鄉射則是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

黨鄉之屬也又孔疏言五十者二豆正豆也此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加豆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此言賓介異禮之義也鄉鄉飲酒也速謂即家召之

主酌賓為獻賓答主為酢主人答賓為酬小減曰省
孔子嘗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
也方主人親身速賓及介而衆賓則自從之逮至於
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則又自入是賓介為貴
衆賓為賤而義以別矣賓三揖至於階主人三讓以
賓升拜至之後獻酬辭讓之節於賓為繁及介則省
酬矣然猶坐飲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而立飲不
酢主人而即降是賓從降介與衆賓從殺而義以辨

矣鄭注云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言禮以節樂之義也間代也謂更代而作也一人主人之吏也鄉飲之禮非樂不和工入而升堂以歌至三終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至三終主

人酌以獻笙人次則閒歌三終又次則合樂三終工
乃以樂備告樂正樂正以告於賓而遂出於時主人
之吏一人舉觶將以旅酬主人乃更立司正以監之
是知其能和樂而不至於流也蓋樂之作始乎分卒
乎合閒歌則介乎由分而合之間升歌三終謂鼓瑟
之工於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也笙入三
終謂吹笙之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也閒
歌三終謂堂上鼓瑟歌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終謂歌笙
並作歌關雎以鵲巢合之歌葛覃以采蘩合之歌卷
耳以采蘋合之也孔疏云爾案燕禮合樂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六詩皆
歌也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
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况笙詩有
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孔疏謂笙吹召南三詩
未詳所據疑笙管之詩若琴操然有有辭者亦有無

辭者非可執一以例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此言旅酬逮賤之義也沃洗者洗爵之人也始入之
時主人酬賓至此則賓又酬主人獻介之後介酬主
人至此則主人又酬介坐祭立飲之後衆賓不酢而
降至此則介又酬衆賓其必以少長為齒自上而下
直終於以水沃盥洗爵者焉是知其能弟以事長而

無所遺棄矣孔疏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徧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此言飲無缺禮之義也脩舉也前此皆立而行禮至

徹俎後乃降階說屢升堂而坐燕舉爵無數然飲酒仍自有節既朝乃飲先夕則罷朝不廢朝之聽政夕不廢夕之脩令賓出主人拜送於禮之品節文章終竟申遂而無所缺焉是知其能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也孔疏云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此是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總結上意也夫既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
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如此則此五行者本之以脩
已治人為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舉安故
曰吾觀於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行易易也案天
下者鄉之積而治天下者身之推鄉飲酒之禮即王
道也禮正則身正身正則國與天下皆正而無不安
是即王道之成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此申言立賓主介僎之義也鄉飲酒之義必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者蓋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古之制為此禮也先經之以天地次紀之以日月又次參之以三光則人備而禮行所以為政教之本也案

陰陽以氣言日月以體言僕在東北象日始出介在西南象月生明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此申言薦羞洗酌之義也祖猶法也洗盥器也左海據東海而言亨狗以養賓必於東方者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以養萬物也洗之設在於阼其水之設又在洗之東者法天地之左海為水之所歸也尊之設必

有玄酒者教民不忘其本而思禮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

此申言賓位所嚮之義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假大也愁孳通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賓必坐於西

北而南向者何也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萬物蠢動之象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產萬物者於德為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萬物假大之象也物生矣又養之長之以至於大於德為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萬物斂縮之象也斂縮之以秋時嚴肅於德為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乃物畜於中也物畜於中者德藏於內也是以天子之立也東左取其聖南嚮取其仁西右取其義北後取其藏也案前以坐賓於西

北為義此又以南向為仁是另取一意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此申言介與主人位之所嚮及三讓三賓之義也介必坐於西南而東鄉者以介乎賓主之間也主人之位必居東方以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動也能產萬

物者也主人造飲食以養賓有產萬物之象也月以三日而成魄積三月而成時是以禮有三讓也禮之經紀惟有參焉者而後行建國必立三卿以輔行其政教三賓即政教之本而禮之大參也案此篇釋義不無傳會意者漢人之說與

射義

射義者記天子諸侯之大射燕射卿大夫士之鄉射儀禮有大射鄉射諸禮而此釋其義易大傳曰弦木

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虞書
云侯以明之蓋射以觀德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以不習而
禮行乎其間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
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此言先射而燕飲之義也古者諸侯之有大射選羣

臣以與祭也則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有鄉射會
民而習禮樂也則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臣
於堂下再拜稽首示竭力以致敬升成拜而君答拜
示施惠以為報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
長者在上而豆數多少者在下而豆數少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孔疏云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牲狗及設
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曰先行燕禮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此言容體比於禮也射必先比耦耦有上射下射皆執弓挾矢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退亦如之其取矢於福也始進揖當福揖取矢揖既措挾矢揖退與將進者又揖其卒射而飲也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惟燕先於射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乎禮內志正而無邪外體直而

無枉然後其持弓矢也因內正而審外直而固持弓
矢審固然後巧力俱至而可以言中即此可以觀德
行矣鄭氏注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
鵠之名出自此也孔氏疏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
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
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

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此言節比於樂也節者謂歌詩一終而發一矢以為節也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芣皆五節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九節

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七節則三節以聽五節則一節以聽也騶廐官虞山澤官騶虞采蘋采蘩並召南篇名狸首逸鄭氏注下文曾孫侯氏是也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亦時會之道也射不惟容體比乎禮而節復比於樂其歌詩以為發矢之節節之多少視乎位之尊卑天子則以騶虞為節諸侯則以狸首為節卿大夫則以采蘋為節士則以采蘩為節騶虞者

言因物之蕃滋而歸功於二官所取乎是樂官備也
狸首者言以物之微薄而不廢其會聚所取乎是樂
會時也采蘋者言大夫妻能奉在家所教之法以佐
先祀所取乎是樂循法也采芣者言諸侯夫人能敬
於其職以供祭祀所取乎是樂不失職也是故歌之
於射天子即以備官為節諸侯即以時會天子為節
卿大夫即以循法為節士即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
其節之志而能知以不失其事而能行則功成於國

而德行立於身德行既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既成則國安其為盛德孰加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此言天子所以重射之義也是故古者天子貴德行必以射而選諸侯卿大夫士蓋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使其必比於是也故事之盡乎禮

樂而可數為之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此焉
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疏云諸
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
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
選補始用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此言天子以射試士而行賞罰於諸侯也射宮即學宮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有所獻必貢士於天子將祭則合而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若其容體不比於禮其

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即不得與於祭士數與於祭則有進賢之功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則無知人之哲而君有讓數有慶而因以益地數有讓則因以削地故曰射者所以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之君臣必皆盡志於射以習於禮樂夫君臣能習於禮樂而以此流亡者未之有也案歲獻貢士謂於獻之歲貢士也鄭氏注曰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書傳云古者諸

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

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此申言諸侯君臣習射保國之義也詩舊謂即狸首篇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言曾孫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御侍也上燕燕禮也下燕安也諸侯有燕射之禮故詩曰曾孫侯氏之為君四獻既舉而後射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無論官之小大皆莫敢安處而侍於君所以為燕以為射於

是乎則燕則譽矣蓋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教養諸侯而兵可不用諸侯皆自為正之具也案禮樂征伐為治天下之大權而禮樂化於未然征伐禁於已然是故禮樂之教行而兵革可息矣此又本末之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

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
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耄好
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
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廬有存者

此引孔子之射以明觀德之義也矍相地名如堵牆
觀者之衆也鄉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
正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賁與僨同亡國亡其君之

國也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也虜與僅同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環而觀者如堵牆既飲而射至於轉司正為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來觀欲射者而告之曰如其有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干預而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於是蓋去者半入者半射畢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茲有幼壯而能孝弟者耆而能好禮不苟從乎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

入者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茲有好學而能不倦好禮而能不變年至旄期論道而猶無所違亂者否宜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處者其去亦多蓋勵有存者鄭注云與為人後者與猶竒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竒之是貪財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

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此言射有關於大倫之義也繹尋繹也舍止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注云侯用虎熊豹麋之皮為飾又方制之為準的著於侯中謂之鵠鵠鴉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射之為言者取乎繹也或曰取

乎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而思其理也故心平體正而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而得所止矣故曰為人父者即以為父慈之鵠為人子者即以為子孝之鵠為人君者即以為君仁之鵠為人臣者即以為臣忠之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而止其道也故天子有郊廟之祭擇士而大射張侯為鵠名之為射侯射侯者言射之繫乎諸侯也射中則有慶而得為諸侯射不中則有讓而將不得為諸侯顧不重與朱

子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此申言射為諸侯之義也天子將祭必先擇侯國所
貢之士習射於澤習於澤者所以擇士之可否也既
射於澤而後復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
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君則有讓而削以地得
與於祭者君則有慶而益以地進爵紕地皆以是也
鄭注澤宮名也孔疏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
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
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

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此言男子重射之義也飯食謂乳之也是故男子始生即設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夫天地四方者皆男子之所當有事也故必先示之以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此既射而後卜母

以飯食之之謂也案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猶是桑
弧蓬矢之意夫始生而示以尚志則異日之先勞後
祿其基於此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
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言射義之合乎仁也鄭注揖讓而升下為句朱注
揖讓而升為句宜從朱子射者即為仁之道也必先

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若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
仍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嘗曰君子本無所爭必也
射乎將射凡三揖讓乃升既射又揖而降乃揖以升
而飲雍容謙遜如此是其爭也亦猶是君子所為也
案此引孔子之言以明不怨勝已之意鄭注云下降
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
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
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疏云儀禮大射耦進上射

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飲射爵之時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
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此引以申比於禮樂而能中之義也聲樂節也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詩小雅賓之初筵篇孔子曰射者之
以樂也蓋難言之果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又何以
能聽樂之音節苟循聲而發矢發矢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有德之賢者乃能之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
安能以必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為言求

也求中乃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
若不中而受爵則自當養禮疑於不讓故求中以辭
爵者辭其養也鄭注云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
女爵也孔疏云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何法以為之
至極難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六十二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四

燕義

燕義者記君臣之燕飲明上下之相尊儀禮有燕禮而此釋其義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曰若有王事是也案此皆侯國之禮王燕禮今無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此言設官以治庶子因詳其所治之事也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庶衆也周禮作掌國子之倅以嫡子

衆多故總謂之庶子庶子官卽夏官諸子之職下大
夫二人卒讀曰倅副貳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
賓客大燕享之類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正役也凡國
之政事如宿衛守固之類倅謂之游者無職事之稱
古者周天子之官在侯國有庶子一官設庶子官者
其職專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副貳於其父者之
事為之掌其征役之戒令與其道德之教治別其父
尊亦尊父卑亦卑之等正其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之

位國有大禮之事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其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於國子授之以車甲聯比其卒伍統領以有司亦唯天子以軍法治之司馬不得而役凡國之政事非國子所當為則存其未仕之倅使之脩德以立本學道以致用春則聚之大學秋則聚之射宮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皆庶子之職也案鄭注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呂氏大臨曰天子君之貳也以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

相同情相信可任使之才已備先王所以慮後世者
豫矣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
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
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此言燕禮席位之義也爾與適同近也謂揖之使前
也適與敵同諸侯燕禮之為義卿大夫既入君立於
阼階之東南南鄉揖而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

夫皆少進而北面所以定臣位也君設席於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就席西面特立臣不敢自居於賓而與為敵之義也案鄭注定位者為其始入蹶踏揖而安定也此是中庭立位非席次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此申言主賓之義也宰夫主膳食之官獻主代主人

舉爵獻賓也亢與伉同設賓主然後可以獻酬此飲酒之禮也君本是主乃使宰夫為獻主者臣不敢以君為主而與抗禮也公卿本是賓乃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者為公卿之疑於君而大夫則無嫌此明嫌之義也賓入於中庭君降阼階一等而揖之所以禮之也案鄭注公孤也疏云上公得置孤一人或曰天子不以公為賓諸侯不以卿為賓蓋通天子言之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也以道道之道與導

同君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特賜之爵臣皆降階再拜稽首復升而成拜凡以明為臣之禮也臣拜而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又以明君上之禮也為臣下者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則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益勸而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蓋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惟君之於民也亦然上必明正道以道民為之分田制里民因其所

以道之者而有功然後取其什分中之一故上之用以足而下可不匱是以上下常見其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者禮之用也此乃君臣上下之大義也然又必於交拜而見之則燕禮者洵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案燕禮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公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席位獻酬牲羞不同之義也凡獻皆宰夫所獻舉酬則君自為之牲狗也牲體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設席之位小卿則次於上卿蓋小卿在賓席西上卿在賓席東皆南面東上大夫則次於小卿蓋

又在小卿西士庶子則以次就位於下蓋士受獻於西階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皆退立於阼階下旅酬之禮主人酌以獻君君取所媵之解以酬賓賓乃自行旅酬於西階上如是而後主人洗升實散以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庶子卑則君不為之舉旅矣諸若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案君與卿大夫士之舉旅行酬儀節甚繁此特約畧言

之又公及卿大夫士之牲體薦羞其等差燕禮不具
載今無可考

聘義

聘義者謂諸侯之國交相聘問儀禮有聘禮而此釋
其義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
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
皆朝也存頒省聘問皆聘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
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是也有

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
頌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此篇專指鄰國
交聘之禮而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此言聘卿用介之義也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王
之三公八命加一命於三公之上故稱上公上公親

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
紹繼也介擯之位各相承繼而介又與擯左右相繼
也質正也聘之為禮卿出必有介以輔之而其數不
同上公之卿則七介侯伯之卿則五介子男之卿則
三介凡所以明貴賤也介有三等其位相繼必陳列
而賓傳命者以使臣卑而主君尊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正自相當故擯介之設乃敬之至也案禮兩君相
見則交擯交擯者主國之上擯受主命出傳與承擯

承擯傳與紹擯紹擯傳與賓之末介由是末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賓賓遞傳命至主亦如之若卿行聘則旅擯旅擯者惟聘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擯而已此正旅擯而云介紹而傳命者猶云陳介紹而傳命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

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此言賓主行禮之義也竟與境同賓在大門外見主君陳擯待以大客之禮而不敢當必三讓不許而后傳聘命於上擯主君延賓而入將欲廟受又不敢當必三讓而后入於廟門入廟揖當階揖當碑又揖凡三揖而后至於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而后賓升此皆賓所以致尊讓於主人

也賓之將至君使士迎于境大夫于近郊用束帛以致勞既至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賓命其北面以拜聘君之貺者蓋拜君命之來辱此皆主人所以致敬于賓也夫敬讓也者乃君子所以相接也故諸侯能相接以敬讓則其不相侵陵也必矣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此言始聘以及既聘相接之義也。卿主國之卿承擯承上擯也。繼擯繼承擯也。牲殺者曰饗，生者曰餼，半圭曰璋，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主國接賓之擯有三：卿則為上擯，大夫則為承擯，士則為紹擯。賓行聘事畢，君親執醴以禮賓，賓更私以己禮面主國之卿。大夫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餼還其來時，執以為信之。圭璋加以賄贈，且有饗禮。食禮燕禮在主君，則致賓客之敬於使臣。在使臣

則致君臣之敬於主君此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使者聘
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屬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
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此總結上文之義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
使卿故天子制為聘禮使諸侯遵而行之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必相屬以禮如使者於行聘之時而

禮有錯誤主君弗復親為饗食也此所以愧厲之也夫諸侯果能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鄰不至於相侵內而上下不至於相陵此乃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革不用而諸侯各自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申言還圭璋之義也聘禮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享禮於君束帛加璧於夫人加琮鄰國以圭璋為聘

所以重其禮也主國於既聘而還圭璋獨受其琮璧與幣者以享則為財而圭璋乃行禮之器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夫諸侯能交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胥效之而作讓矣孔氏穎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為享也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案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

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
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
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
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
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
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
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
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
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
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此申言致饗餼與饗食燕之義也出既行也入始入
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三牲備為牢五牢
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餼二牢
在門內之西禾稊實并刈者也薪從米芻從禾乘禽

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主國之待客於出與入皆三次饋遺而致於客之舍五牢之具則陳於內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之數倍於禾則皆陳於外乘行之禽日有五雙羣介亦皆有餼牢以訓恭儉則壹食再饗以示慈惠則燕與時賜無常數凡所以厚此聘禮也夫古之用財者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不能一皆如此然而用財於聘賓必如此其厚者欲極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至相陵而外不

至相侵故天子制為此禮以養諸侯而諸侯務焉爾
案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
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紉
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於朝饗於廟燕於寢時賜於
館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
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

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此統明射聘之義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孔疏云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齊莊之齊齋同聘射之禮節文繁多蓋至大之禮也質明而已行事日近中而後禮成自非強有力者弗能

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此禮也酒非不清人雖渴而不敢飲也肉非不乾人雖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猶齋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務成此禮節於以正其君臣親其父子和其長幼此皆衆人所難而君子獨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則得其宜而謂之有義有義則無所懼而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此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此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此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

此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
義而履其常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而禦其變用
之於戰勝則有以為威而無敵用之於禮義則有以
為化而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文教武功之咸備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使勇敢強
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逞其
血氣而謂之亂人凡刑罰之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
如此則用之必善所由民順治而國以安也案既言

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又言有事則用於戰勝者兵
可不用而不可不備也用於戰勝之人即是用於禮
義之人所謂治出於一者此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
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字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因聘禮用玉故引論玉之言以結之也磬石似玉
者縝緻也栗堅貌剝傷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
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瑜其中間美者字尹浮筠也
或曰字信尹正也詩秦風小戎之篇昔子貢嘗問於
孔子曰敢問君子之貴玉而賤珉者果何說也豈為

夫玉之少而礪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礪之多故從而
賤之也玉之少故從而貴之也亦惟諸德之美在焉
爾夫昔者君子必比其德於玉焉溫潤而澤則似乎
柔中之仁也縝密以栗則似乎貞固之知也廉而不
剌則似乎剛中之義也垂之如墜則似乎謙下之禮
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則似乎始終若一
之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則似乎不欺之忠也孚
尹旁達則似乎以實之信也氣如白虹則徹乎上而

顯諸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則徹乎下而顯諸地也行
聘而圭璋特達則似有諸己無待於外之德也天下
莫不貴者則似乎人所共由之道也詩云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此正比德於玉之謂故君子貴之也陳氏
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
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智牙璋以起軍旅用其
義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球服有
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玉節用其信琬圭以結好琰圭

以除慝用其忠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於
天兩圭有邸黃琮以禮地用其能達於地圭璋特達
天下莫不貴用其達於德與道也

喪服四制

仁義禮智四者性之德也喪服之制取於是而為之
故曰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

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
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
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此推言制禮之本而專以喪禮申之也口毀曰訾凡
禮之大體皆必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明往來
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分隆殺故謂之禮其或
有訾之而以為出於人為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夫禮吉凶異道彼此不得相干是取之陰陽也喪有

四制不執一而從其宜是取之四時也四制之立有
恩有理有節有權是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
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合仁義禮知則人道畢具於
此矣案禮之大體體天地者其綱也陰陽之氣四時
之序即天地也有天地之情而後有人之情情者性
之發於外者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恩制也喪服重輕所以稱恩之厚薄

其恩厚者則其服重故為父服斬衰期至三年是以
恩制者也孔氏疏曰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
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
義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義制也資猶取也門內之治主於恩
故以恩揜義門外之治主於義故以義斷恩資於事

父之道以事君敬同而服同乃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服斬衰期至三年以義制者也案恩揜義如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也義斷恩如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也君兼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而言家臣為卿大夫服曰貴貴臣為天子諸侯服曰尊尊五服各有義服獨言君者亦舉重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

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此言喪禮之以節制也苴衰苴麻之衰素琴無漆飾也居親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虞祭而沐首期而受練毀不至於滅性蓋不以死傷生也喪之期不過三年苴衰雖破不補墳墓既成不培大祥之日鼓素琴示民以哀宜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之道以

事母愛同而服異者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亦無二尊皆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服齊衰期者見家統於父無二尊也此又以節制之大焉者也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於魯之朝祥暮歌者而曰踰月則善此謂祥之日鼓素琴恐未安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謂期而除服以心喪終三年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

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此言喪禮之以權制也子者王侯世子居喪未卽位之稱擔假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者喪服傳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髻是婦人大紒重喪辨麻繞髮髻或為免杖之設者何也王侯若大夫士其德重其病深故杖各以爵授也三日則授

子杖五日則授大夫杖七日則授士杖庶人無爵而亦杖者或曰假此以明其為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或曰以此扶其病也婦人與童子則不杖以不能病也王侯自居喪及其世子居王侯之喪百官皆備百物皆具不待言而事行者雖杖而病深猶必須人扶而起大夫士居親喪與居君喪必待言而后事行者不許極病則以杖而起庶人居喪必身自執事而后行者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抑禮

更有所不能行如禿者則不髻偃者則不袒跛者則不踊老及病者則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孔氏疏曰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案人子執親之喪以自致為正不得自致者為權杖者所以安此身也衰病者用之天子諸侯大夫士知義理則能病官備事具則可病病必有以輔之故以杖為正婦人弱童子幼不能病

者也庶人面垢而已不可病者也不能病不可病故以不杖為正以不杖為正則又以杖為權矣庶人不杖而長子為主則擔之不止有爵矣權制一也庶子不杖而同是父母之子雖不以杖卽位而病則輔之又不止擔主矣權制二也婦人不杖而有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為長子亦以輔病也權制三也童子不杖而亦有杖者男子當室則杖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亦以擔主也權制四也或曰

二向上對大夫士則擔主輔病各一下對婦人童子則擔主輔病又各一合之不鬢不袒不踊不止酒肉者而為八也百官以下申上爵者杖而庶人不杖之意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此覆明節制之義也書商書說命篇諒古作梁楛謂之梁閭讀為鶉鷓之鷓廬謂之閭也居親之喪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至三日而不怠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絰帶至三月而不解既虞卒哭猶朝夕哭至期而悲哀既練不朝夕哭猶哀至則哭至三年而憂自初及終哀固以漸而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為服之節此喪之所以斷以三年賢者哀有餘而不得過不肖者哀不足而不得不及此乃喪之

中庸依古以來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蓋史臣善之也案人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為節者蓋時有近遠情有隆殺而服因有變除此所謂中制庸行而弗可損益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此申上文引書之意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三年之喪禮既為王者之所常行何以於高宗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乃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善於居喪當此之時殷既衰而復興禮既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特載之書中推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若百官備百物具則君不言而事行書所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喪

有必言而后事行而言但不文則又謂臣下也案王者莫不行此禮故羅氏泌曰周公之抱沖子大甲之居桐皆在諒陰時也殷之中世不能喪者已多高宗為廢禮所由興故獨見為善則自此而後自非不世出之主仁孝無乎不盡孰能復此三年之制而度越百王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備述五服言語之節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說見間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
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
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
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此又承上文而終美三年喪之制以深致教人之意
也繩為冠武垂下為纓菅茅也比及也居父母之喪

用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成服三月而沐受服
期十三月而練冠受練服三年而祥除服其自三月
及十三月以終此三年之三節者人於此可以觀矣
非仁不足以盡愛親之道仁者因可以觀其愛焉非
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知者因可以觀其理焉非強
不足以守行禮之志強者因可以觀其志焉而又用
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凡孝子弟弟貞婦之
善於喪者皆可得而察焉案篇首言仁義禮知此復

言仁知禮義而加之以強強於五德為信三達德為
勇以知仁勇而行禮義即達德行達道之說此倫之
所以無不盡也恩制為四制之首故言父母之喪獨
詳孝又為百行之原故因孝子而言弟弟貞婦則其
餘皆舉之矣記者結一篇之意而全書以此而終意
亦深哉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四第十、八頁後二行有恩有理又理者義也刊本理俱訛禮今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三日而食三月而沐刊本而訛不據諸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而曰踰月則善刊本曰訛日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即達德行達道之說刊本道訛德今改

